

一個高昂和挺拔的背影，一個被撫摸著長得這麼大的背影，終於消失在匆匆奔走的人群中間，消失在候機大廳的盡頭。真可惜自己的眼睛無法跟著他拐彎，要不然的話，就能夠瞧著他登上飛機了；更遺憾的是自己這雙眼睛，無法看見地球的那一邊，要不然的話，就能夠瞧著他在芝加哥走下飛機了。

當我正憂鬱地陷入沉思時，肖風輕輕拉著我手腕，我們的眼睛默默對視著，我怕她會哭起來，她卻在淒婉的神情中，勉強地露出了笑容：像是自言自語地搖著頭，“為什麼不再回頭瞧我們一眼？”

不算太大的候機廳，跨過去幾十步路，就邁到了那一端，其實他已經有多少次回過頭來。除非不遠行，永遠廝守在我們身邊，否則總會有今日的離別，我們度過了多麼閉塞和單調的青年時代，當兒子在吮吸著肖風的乳汁時，我們甚至連做夢都不敢想象，這這人喜愛的，能有遠渡重洋去負笈留學的機會。

肖風說過多少回，我們早已失掉這樣走向世界的機會，應該讓兒子去外面闖蕩一番，認識整個的人類，是如何打發自己日子。大概是因為志向高的緣故，才出乎我的意料，止住了應該會流出的眼淚。

我們身旁有個也在送行的母親，瞧著她兒子匆匆離去的背影，嗚嗚地哭了起來，我的心變得沉甸甸的，猜測著自己的兒子，此時已經坐在飛機上了嗎？我突然回想起幾十、年前，自己比兒子還要年輕得多，最心

疼我的母親，希望我趕快離開令人憂傷的家鄉，去上海的中學唸書，於是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，當我跟她告別上路時，她眼睛里也閃爍著肖風這樣痛楚的光芒，強打著精神囑咐我，“用功唸書，別想念家鄉。”我當時絲毫也沒有覺察，她這顆疼愛我的心，已經沉甸甸地墜落下去，只有在今天我才懂得了，“因為我這顆沉甸甸的心，剛在往下墜落啊！可是我已經無法向她傾訴了，只有默默地祝願她，在泉壤底下靜靜地安息。

肖風怎麼會變得如此堅強，竟還勸這位哭泣的母親說，“兒子去留學，多好的事。干嘛要哭呢？”

我覺得自己的眼眶里，正在涌著淚水，絕對不敢開口說話，怕這輕輕的震顫，淚水會掉下來，我默默地拉著肖風，悄悄地走開了。

回家的路上，望著一棵棵碧綠的大樹。在車窗外慌張地往後退去，像是很忙亂地跟我們揮手告別。我們輕輕地說話，回想兒子剛學會走路的那一陣，左手緊緊地拉住我，右手緊緊地拉住肖風，也在綠茵茵的草地上邁步，也望著高聳的大



離別

在深夜里，三個人海闊天空地閒談，是全家最歡樂的時辰。肖風提起了兒子的婚姻大事，這已經在她心里翻滾了許久。

樹，望著天空里漂浮的白雲，那一雙烏黑的眼睛，閃爍著神往而又奇異的光芒，還老在咯咯地笑，我們一起瞧著他又大又亮的眼睛，想問他為什麼笑，他當然不會回答這樣深奧的問題。

一個混混沌沌的兒童，怎麼在瞬間就變成聰明和瀟灑的大學生了？怪不得我的頭髮全都花白了。兒子有一回去天津講課，詢問我拍拉圖和西塞羅的掌故，雖然都讀過一點兒，卻還是回答得不好，而且他的許多興趣和愛好，也已經跟我們迥然不同了，譬如說他就否定了我們 10 多年前教他如何欣賞音樂的見解，認為這不是為了陶醉在迷人的旋律中，而是要宣泄人世間的煩惱和痛苦。肖風曾背著兒子悄悄地跟我說，“大人這麼愛他，他有什么痛苦？”

“每一代人總會有自己的痛苦。”我迷茫地搖著頭，頓時覺得兒子已經長大，已經走出了父母悉心給他營造的小天地。

在深夜里，三個人海闊天空地閒談，是全家最歡樂的時辰。肖風提起了兒子的婚姻大事，這已經在她心里翻滾了許久。

想不到平時總樂呵呵的兒子，竟帶著點兒傷感，帶著點兒嘲諷的口氣說，“你們兩位教授的工資，加起來都不及一個賣菜的小販掙得多，能有漂亮的女兒，看得上生在這家家庭里的兒子？”

肖風忿忿他說，“人總得看本身的價值！”

“媽，收起你高雅的理想主義吧，它已經過時了。”兒子輕輕拍著肖風的肩膀，阻止她再往下說，裝得很深沉的樣子笑了。

好勝的肖風，卻不願跟兒子辯論，隔了一陣才悄悄地跟我說，“克林頓夠了不起吧，可是在他母親的眼里，永遠是個小孩兒。”

就是在那天晚上，兒子說要去考“託福”、和“GRE”。很快考完了，還考得真好，而且得到了芝加哥一所大學的獎學金。這時候我才清醒地意識到，兒子快要離開我們了。不是嗎？他正坐在那一架遠航的飛機上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們回憶著兒子的多少往事，剛開了個頭，就到達了家中，推開門。覺得陰淒淒，冷颼颼的，儘管外面正是晴朗和灼熱的盛夏天氣，往日的歡樂都到那兒去了？哦，在那一架剛離開地面的飛機上。我頓時又想起母親送自己遠行前的話：“大丈夫志在四方！”是啊，總得這樣一代代地活下去，總得讓年長的一代，去咀嚼人世間這苦澀的滋味。

肖鳳走進兒子的小屋，輕輕撫摸著他寫字的桌子，撫摸著他今天早晨還睡過的被褥，眼淚終於掉了下來，從今以後她會天天關心著芝加哥這陌生的城市，思念著兒子正在那兒干什么？她會永遠懸著一顆心，祝福著那像謎一樣遙遠的地方。林非



退一步的雅致原則

與其“撐得很累”，倒不如我們暫緩一步，稍退一步，且讓一個朋友去德國出差，去了一間公廁，他發現洗手池中居然落了好多蒼蠅，非常噁心，他大驚，這與嚴謹的德國人一向使公共環境一塵不染的作風，實在是格格不入。他再仔細看的時候，發現那是一片高仿真的印花磁磚。上面印了一些仿真的蒼蠅，後來據說，在德國只有極其乾淨的洗手間才會用這樣的磁磚。里面洋溢著一種歐式的幽默，令人不禁失笑。

看過日本設計大師原研哉的一本隨筆集，在其中這種現象被命名為“雅致原則”，即當你追求某個目標接近極致，你可能費盡力氣很難再進一步，不妨留一個破綻，稍微緩行一步，稍微退讓一點，卻往往可以獲得比拼盡力氣再往前一步更好的效果。

比如上面提到的，當洗手間極其乾淨的時候，你如果想到事實上的“更乾淨”，明顯已經比較困難了，在這種情況下，用上了印著蒼蠅的高仿磁磚，彷彿在告訴你，我足夠乾淨，我已經乾淨到了很奢侈地用仿真的臟東西來和你開個玩笑。想到這里我有些明白了，難怪歐洲做工最為精良的裁縫往往會外露手縫手綉的針腳，以彰顯作品完全出自手工的卓然品質；難怪時尚達人們，打上領帶的時候，結頭處並非標準的正三角形，總是稍稍歪一點，有的甚至有意松垮一點，露出一點里頭的衣領——因為過於標準的三角形，會被人懷疑是內藏拉鏈的“易拉得”便宜貨。而用料上乘的名貴領帶，在經人手打上去的時候，有點不規則的歪斜是正常的。

這真是一個極妙的主意，有些時候，稍退一步，事半功倍，卻也不用撐得很累。(黎遠)

今天的晚宴設計了六個話題，分別請六個人講，剛纔五位朋友講了前五個話題，按照主辦方的安排，現在我來講最後一個。據我所知，原先擬定的話題里有“婚姻”，可是，婚姻好像是一個尷尬的話題，沒人肯認領。這也難怪，因為，如果你讚美婚姻，等於是你在證明自己的平庸，如果你抨擊婚姻，又等於是你在控訴自己的配偶，反正怎麼說都不對。結果，“婚姻”被“回憶”取代。

這類具諷刺意味。在現實生活中，回憶正是婚姻的避難所：當我們對婚姻發生動搖時，我們就回憶曾有的愛情，來堅定自己的信心；當我們對婚姻感到絕望時，我們就回憶從前的情人，來安慰——確切地說是加深——自己的痛苦。

但是，這恰恰證明，在人生舞臺上，婚姻是一個多麼重要的角色，給了我們多麼複雜的感受，不該缺席。所以，在向大家介紹一個新角色之前，我首先要恢復它的位置，而讓“回憶”靠邊站。

那麼，人生舞臺上的角色有這五位：愛情，婚姻，幸福，浪漫，生活。現在我想告訴大家的是，我發現，這五位角色其實都是一位真正的主角的面具，是這位真正的主角在借殼表演，它的名字就叫——“慾望”。

什麼是愛情 愛情就是慾望罩上了一層溫情脈脈的面紗。

什麼是婚姻 婚姻就是慾望戴上了一副名叫忠誠的鐐銬，立起了一座名叫貞潔的牌坊。

什麼是幸福 幸福是慾望在變魔術，給你變出海市蜃樓，讓你無比向往，走到跟前一看，什麼也沒有。

所謂浪漫，不過是慾望在玩情調罷了。

玩情調玩膩了，慾望說：讓我們好好過日子吧。這就叫“生活”。

慾望在人生起這麼重大的作用，它是好還是壞呢

許多哲學家認為慾望是一個壞東西，理由有二。一是說它虛幻。比如，叔本華說：慾望不滿足就痛苦，滿足就無聊，人生如同鐘擺在痛苦和無聊之間擺動。薩特說：人是一堆無用的慾望。二是說它惡，是人間一切壞事的根源，導致犯罪和戰爭。

可是，生命無非就是慾望，否定了慾望，也就否定了生命。

怎麼辦 這里我們要請出人生中另外兩位重要角色了，一位叫靈魂，另一位叫理性。靈魂是慾望的導師，它引導慾望升華，於是人類有了藝術、道德、宗教。理性是慾望的管家，它對慾望加以管理，於是人類有了法律、經濟、政治。

你們看，人類的一切玩意兒，或者是慾望本身創造的，或者是為了對付慾望而創造的。說到底，慾望仍然是人生舞臺上的主角。

慾望是一個愛惹事的傢伙，可是，如果沒有慾望惹事，人生就未免太寂寞了。

所以，最後我要說一句：謝謝“慾望”。(周國平)



戲說慾望

(在某晚宴上的講話)

有位叫楊篤生的青年，在聽說廣州起義失敗後給馬君武寫了封絕命信，然後跳江而死，胡適的朋友任叔永的弟弟也因為生活艱難投井。兩位青年的自殺，讓胡適感慨不已，“此二君者，皆有志之士，足以有為也，以悲憤不能自釋，遂以一死以解，其志可哀，其愚可憫也。餘年來以為今日之急務為一種樂觀之哲學，以希望為主，以為但有一息之尚存，則終有一毫希望在，若一瞬不視，則真無望矣。”胡適一生是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，他寫的蘭花草一詩，標題即為“希望”。

人，應該在希望中棲居。但是，為什麼我們總是習慣站到施惡者一邊去想集中營能做些什麼呢？相反，我認為人應該思考的是自己要做什麼，而不是逆境要做什么。或許，這才是《肖申克的救贖》給予觀眾的最大收穫。“有一種鳥是關不住的，因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閃著自由的光輝。”一個熱愛自由與幸福的人，一個把自己的一生當作遠大前程的人，應該始終如一地保有一種“關不住”的精神，為那自由的春色，在人生的逆境之中，勇敢地紅杏出牆，關心自我實現，追逐自己的命運。勇敢的人，應當對罪惡視而不見。

在索爾仁尼琴筆下，有一種出牆者是“堅定的逃跑者”。

“堅定不移的逃跑者！”索爾仁尼琴寫道，“這是指那些堅信人不能住在籠子里的人，而且對這個信念一分鐘也未動搖過的人。這種人，不管讓他去當個有吃有喝的監獄雜役，把他放在會計科或文教科，還是安排在麵包房幹活，他都始終想著逃跑。這是那些從被關起來那天起就日夜思念逃跑、夢寐以求逃跑的人。這是鐵了心決不妥協的人，而且是使自己的一切行動都服從于逃跑計劃的人。這樣的人在集中營里沒有一天是隨隨便便度過的，不管哪一天，他要么是在準備逃跑，要么正在逃跑，或者就是被抓住了，被打得半死躺在勞改營監獄里。”

真正的逃跑者永遠在路上，而且永不絕望。

論及永不絕望，我們就不得不提到心理學家馬丁·塞里格曼(Martin Seligman)的一個實驗(1975)。

在這個著名的實驗中，塞里格曼先生把狗分為兩組，一組為實驗組，一組為參照組。

第一程序：實驗者把實驗組的狗放進一個籠子里，在這個籠子，狗將無處可逃。籠子里面還有電擊裝置，給狗施加電擊，電擊

的強度能夠引起狗的痛苦，但不會傷害狗的身體。實驗者發現，狗在一開始被電擊時，拼命掙扎，想逃出籠子，但經過再三的努力，仍然發覺無能為力，便基本上放棄掙扎了。

第二程序：實驗員把這只狗放進另一個籠子，該籠子由兩部分構成，中間用隔板隔開，隔板的高度是狗可以輕易跳過去的。隔板的一邊有電擊，另一邊沒有電擊。當把經過前面實驗的狗放進



永不絕望

這個籠子時，實驗者發現除了短暫時間的驚恐外，實驗狗一直臥在地上，接受電擊的痛苦，在這個原本容易逃脫的環境中，實驗狗連試一下的願望都沒有了。

然而，有趣的是，當實驗員將對照組中的狗，即那些沒有經過第一個程序實驗的狗直接放進後一個籠子里，卻發現它們都能逃脫電擊之苦，輕而易舉地從有電擊的一側跳到沒有電擊的另一側。

塞里格曼將這種絕望稱為“習得性無助”。由此可知，我們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絕望，不過是一種積習，它更多是來自過去，而不是明天，甚至也不是現在；它只緣於我們疲憊的內心，而非完全是因為環境。所以，樂觀的人會說，“沒有絕望的處境，只有絕望的

人”；郝思嘉會說，“畢竟，明天是一個嶄新的日子。”

盤旋在肖申克監獄上空的費加羅舞曲，猶如沾在飛鳥羽毛上的光輝，它之所以讓我們感動不已，是因為那一刻我們相信，即使是身處獄中，囚徒仍可以積極生活，就像《美麗人生》里給孩子做遊戲的意大利父親基多一樣。自由，何等驚心動魄！而希望，對於一個人的生活來說又是何等重要，它讓囚徒可以隨時隨地抵抗阿倫特筆下的“庸常的邪惡”，讓他們不被絕望體制化，不像實驗狗一樣臥在地上，在遭受數次挫折之後，從此懶得動彈，任憑無休無止的電擊。對於安迪來說，肖申克監獄 注定只是他生命中的過客，只有自己才是生活的主人。即使像基多那樣不幸身死，我們又有什么可悲嘆的呢？他積極生活，是集中營里真正的主人。

唯有自由思想，才能使我們不必依仗權勢。

如馬斯洛在《洞察未來》中寫道，就算是面對死亡，每個人仍然擁有自由意志，“精神病學家布蘭特·貝特海姆和維克多·弗蘭克爾的回憶錄都證實，即使是在納粹集中營里，一個人仍然可以很好地做自己的事情，或者過得非常糟糕。一個人仍然可以保持自己的尊嚴或者完全相反。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，一個人仍然可以有發揮最大能力或根本不能發揮能力兩種狀態。即使處在死亡的邊緣，一個人仍然可以成為積極主動的人，或者是軟弱無助、牢騷滿腹的小卒。”馬斯洛將幸福區別於淺薄的享樂主義。在他看來，痛苦同樣是快樂的源泉，因為在我們經受的痛苦里面，同樣凝聚著我們全部的人格力量。由此出發，我們說，幸福不過是一個人完善自我、保持心性自由與精神獨立時的額外所得。

所以我想對那些正在努力或試圖改變自己或時代命運的人說，不要在意周遭對你做了什麼，關鍵是你自己在做什麼。你想的更多的應該是自己做什么，而不是逆境對你做什么。換句話說，當我們操心積極生活多於操心那不如意的環境，也許才更有意義呢！

好了，我現在來回答我前面提給大家的問題——“集中營是用來做什麼的？”不瞞諸位，我早先有個答案，“集中營是用來逃跑的”。當然，如果你願意，也可說“集中營是用來摧毀的”、“用來挖地道的”或像《美麗人生》一樣是“用來做遊戲的”。其實，這些答案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在你談到集中營有什麼用處時，要和那些渴望自由、積極生活的人站在一邊。